

追憶祖麟師：倒數第二弟子的緬懷

In Memoriam Professor Mei Tsu-lin: Recollections from His Next to Last Student

吳瑞文 (Wu Rui-wen) *

2023 年 10 月 17 日傍晚，接到梅祖麟老師辭世的消息，驚訝之際，涕泣不能自己。梅師母給學界師長朋友的訃聞中提到，祖麟師在 14 日上午 9 點正要前往游泳池擔任義工。祖麟師臨去時沒有痛苦，容顏安詳，身為學生的我雖深感哀傷，又有些許安慰。

跟隨祖麟師學習的緣由，要從博士班說起。2000 年秋天，祖麟師在國立臺灣大學開設「漢語語法史、方言語法史研究」這門課。當時我剛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班一年級就讀，研究領域是歷史語言學及漢語方言學。早在碩士班階段我便已經聽聞，祖麟師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更是世界級的語言學家，著作宏富，學問淵博。此番機會千載難逢，便以跨校選修的方式修習這門課，爰得親聆教益。

說來慚愧，當時剛讀博士班的我對漢語語法史及語法相關知識一竅不通，修課之前頗為膽怯。所幸這門課雖以語法史為題，不過祖麟師在上課一開始的時候便說明，課程內容有一半談漢語語法史演變，另一半則會談漢語音韻史，材料是閩語相關的音韻、詞彙及語法現象。聽到課程規劃之後，想到自己既然以閩南語為母語，應該還可以負擔這門課。

2000 年聽祖麟師講課期間，有幾件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祖麟師在探討閩南語音韻層次的時候，提到有些學者認為閩南語表示「上吊」的 [tiau² tau²] 一詞本字是 [吊吊]，「吊」是效攝蕭韻四等去聲端母字，前後兩個音節的聲、調均同，而韻母分屬細音 -iau 和洪音 -au，這顯示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若據此說，則 [tiau² tau²] 係由同源異形詞 (doublet) 「吊」複合而來。閩南語也是我的母語，然而在我的口語中，「上吊」一詞讀為 [tiau² tau²]，前一音節誠然是陰去的「吊」，但後一音節聲調為陽去，應該另有來源（本字）。祖麟師在一開始就規



由右至左：2018 年筆者與祖麟師、梅師母、秀芳師、大安師合影於點水樓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理事長、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副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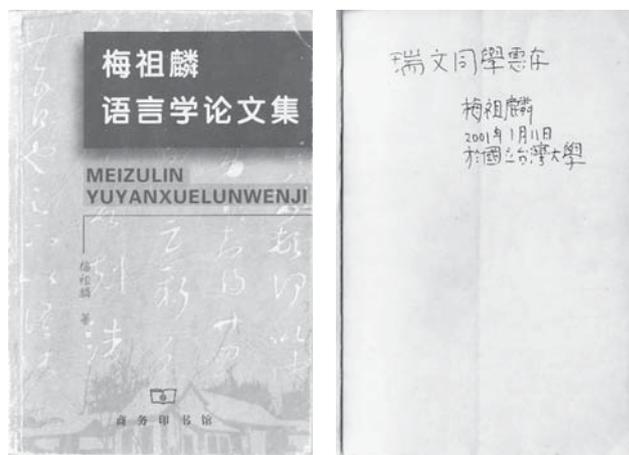
定選修本課程的同學須於期中進行口頭報告，介紹自己 term paper (期末報告) 的概要內容。心中有了這個疑惑，期中報告我便以閩南語方言 (包括汕頭、澄海及臺灣閩南語) 為對象，對中古齊、蕭、添、先、青等五個四等韻進行簡單的層次分析，同時據前人之說考證我口語中的 [tiau²tau²] 一詞，本字當為「吊脰」。這也就是說，後一音節 tau² 是流攝一等定母去聲字，與屬端母的「吊」來源不同。祖麟師聽完我的報告後，隨即站起來說：您之前提到的內容錯了，應該照我的分析才是。在報告之前我相當緊張，一則是要對前輩學者的分析提出反對的意見，一則是對我自己的觀察沒有十足的信心。然而祖麟師在學術研究上尊重現象，實事求是，對於一個剛入門研究生提出的質疑沒有絲毫慍色，並且在討論後能夠接受不同的意見，其虛懷若谷如此。

「漢語語法史、方言語法史研究」是一門 3 學分的課，分別週二 (上午 8-10 點) 及週四 (9-10 點) 上午上課。祖麟師當時住在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後的學人宿舍，課後並不會立即返回南港，而是在臺大文學院二樓研究室裡停留以備同學諮詢，相當於這門課的 office hour。也許是祖麟師留意到我在語言學的知識上有很多空白需要補足，每次課後總是找到研究室，跟我閒聊您在漢語上的相關研究。雖說是閒聊，但內容都跟學術有關，包括文章的問題意識如何形成、到哪裡去找資料、哪些學者曾討論過、應該閱讀哪些作品、最終如何解決以及還有甚麼問題沒有解決等等。記得當時在場一起聽講的還有中研院語言所林英津老師。這個「課後補習」使我在漢語歷史語言學相關領域的知識獲得飛躍式進步，更重要的是，從祖麟師身上我學到如何從歷史的觀點去思考語言問題。還記得 2000 年祖麟師完成〈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¹ 這篇文章利用當時學界最新出版的《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一書對浙南吳語的音韻層次進行深入的分析，是極具前瞻與洞見的研究成果；您更建議我可以在閩語這方面著手，嘗試建立吳閩兩大方言之間的音韻層次對應。我的博士論文「吳

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正是受到祖麟師的鼓勵與啟發。

在期中報告結束並確定具體方向之後，我便以〈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為題撰寫期末報告。2001 年年初期末報告完成繳交後，祖麟師對內容相當讚賞，也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並進一步指示我將修改後的期末報告投交當時剛創刊的《語言暨語言學》尋求出版。另外，祖麟師更鼓勵我參加 2001 年年底的第七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聆聽與會學者的意見。2002 年，這篇文稿順利於《語言暨語言學》3.1 刊載，也成為我在漢語歷史語言學領域的第一篇論文。

令我尤其感念的是，祖麟師知道我是從政大跨校來修習課程，期中報告之後幾番詢問是否可以順利地給我修課成績，對我這個外校選課生非常關心。最終學期成績揭曉，祖麟師給了我 92 分，是全班最高分。何以知道是全班最高分呢？當時跨校選課，是由外校教師評定成績後以彌封方式專函寄到選課生的就讀學校教務處，祖麟師特別在信封上註明了「全班最高分」五字，政大教務處課務組登錄成績之餘還另外告知我。2001 年 1 月 11 日週四最後一堂課上，祖麟師以當時剛出版的《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收錄論文 21 篇，訪談 1 篇) 相贈，² 對後學勉勵之意不言可喻。



2001 年祖麟師贈予作者的論文集封面及扉頁題詞

1 這篇里程碑性的作品刊載於《中國語文》2001 年第 1 期，頁 3-15。

2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548 頁。

在 2002 年到 2005 年之間，我在業師楊秀芳老師的指導下逐步撰寫博士論文，初稿也以紙本方式奉陳給祖麟師指正。祖麟師是非常坦率的人，對於文章中可取的見解從不吝給予高度的讚揚，對難以信從的分析也直說「不確」或「大謬」。這些意見讓我在撰寫的過程中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2005 年年底我取得博士學位，2007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任職。本院每兩年舉辦一次院士會議，因而有更多的機會與祖麟師接觸。但凡祖麟師返臺參加院士會議，會餘閒暇總會來我的研究室跟我討論您最近的心得與發現。2014 年夏季，我以語言演變為主題舉辦語言學卓越營。本次卓越營廣邀海內外從事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學者齊聚一堂。祖麟師也以「現代官話和唐代官話的差別」為題，對中古時期的漢語音韻進行深入淺出的論述。卓越營期間，祖麟師一方面準備課程，另一方面也研讀其他學者的內容，並交換意見。本屆卓越營我也不揣簡陋，對閩語的分群及層次分析提出一些心得。祖麟師在閱讀文稿之後，給我滿滿兩紙的建議及後續研究方向，信箋朱墨爛然，捧讀之際，既驚嘆祖麟師縝密思緒，益可見您對後學的殷切期盼。

2018 年 7 月，「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於中研院語言所舉辦為期 3 天的第二屆李方桂青年學者會議，祖麟師於院士會議之後也全程參與，跟與會的青年學者廣泛地交換學術意見。會議期間，祖麟師仍常常在研究室跟我談論學術。猶記得這年祖麟師背著藍色環保包，敲了門進來後在我書架上張望，看到馬學良主編的《漢藏語概論》，滿臉喜色地跟我說：「吳瑞文，你有這本書！great！這是做漢藏比較的基礎……」。接著便翻開書頁，從書中的藏語方言開始暢談原始漢藏語各種詞頭問題及當代學者的研究進展。漢藏比較語言學這個領域我毫無涉獵，但每每從祖麟師口中得知研究方法及學術掌故。我心裡明白，祖麟師屢屢跟我談漢藏語比較研究，是希望我可以開拓自己的學術領域及視野，去處理更高位階、更抽象的語言學課題。

2019 年初，我擔任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學術刊物《聲韻論叢》的總編輯，為提升期刊的學術能見度和影響力，冒昧去信向祖麟師邀稿。祖麟師很快便透過電郵

給予正面的回應：

我最近寫了一篇〈隔世論學三重奏〉，是講我跟董同龢、李方桂、馬學良隔世討論上古漢語清鼻音的問題。文章寫到尾聲，再加「引用書目」即可完工。文章在三萬字以內。月內當可用航郵寄上。按：文章是手寫稿，希望可以通融。年紀大了，想寫一些紀念先師的文章，順便談一些學術性的問題。（2019/3/6）

並提交〈隔世論學三重奏——與董同龢、李方桂、馬學良三位先生論學的回憶〉一文。文稿經繕打並送交不具名審查後，刊載於《論叢》第 22 輯。祖麟師在寄回正式定稿的電郵中說：「終於寫了一篇自己喜歡的文章」（20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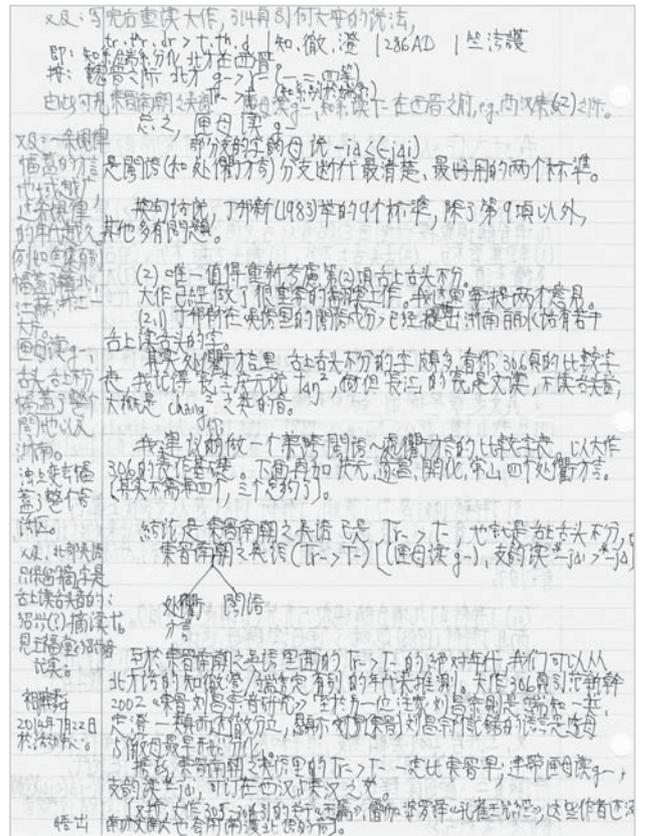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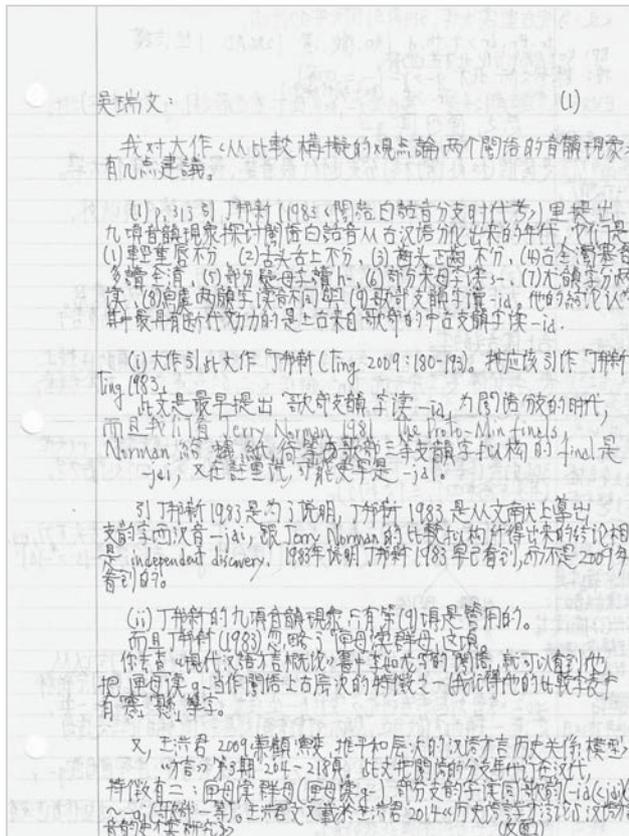
這篇短文副標題是倒數第二弟子的緬懷，所謂倒數第二弟子（next to last student），典故出自祖麟師 2019 年 3 月下旬給我的一封電郵：

文稿〔案：即〈隔世論學三重奏〉一文〕改正完功。這幾天給你添了不少麻煩，多謝多謝。以後有空再跟你談（1）龔煌城中譯 Conrady 書名如此重要。（2）《李方桂先生口述史》講 Mei 1989 那段為什麼那麼難懂。你是我的閉門弟子。But the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ed. At Cornell I am on the Ph.D. committee of Andrew Joseph. Andrew Joseph's teacher is Professor John Whitman, whose field is Japanese and Kore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 taught Andrew Joseph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rew Joseph came to Cornell in 1998 and eventually wrote a brilliant Ph. D. thesis on comparative Manchu under the late Jerry Norman. Andrew Joseph just got his Ph.D. last year and is now teaching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t Cornell. *So you are my next to last student.*

信中提到，祖麟師原本以我為閉門弟子，不過這個現狀有所改變。祖麟師於2018擔任 Dr. Andrew Joseph 博士論文口試的委員，在 Dr. Joseph 畢業之後，我便躍升為倒數第二弟子。人生的本質是各式各樣選擇的集合。博一時修習祖麟師的課，無疑是我人生最重要且最正確的選擇之一，及今思之，何其有幸！

祖麟師在漢語語法史、方言語法史、漢語音韻史、方言音韻史、漢藏比較語言學等諸多領域有開創性及突

破性的成就，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分別結集為《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和《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收錄論文16篇）兩部專書。³自2000年跟隨祖麟師學習，我們師徒倆最常談論的話題包括：吳語及閩語的音韻層次、六朝江東方言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痕跡、現代漢語方言的分群及其形成的假設等跟漢語歷史音韻學相關的問題。作為倒數第二弟子，怎樣表達懷念的心意？就是繼續做您期望我做的工作。



2014年祖麟師與作者論學的書函

3 《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上海：中西書局，2014），324頁。